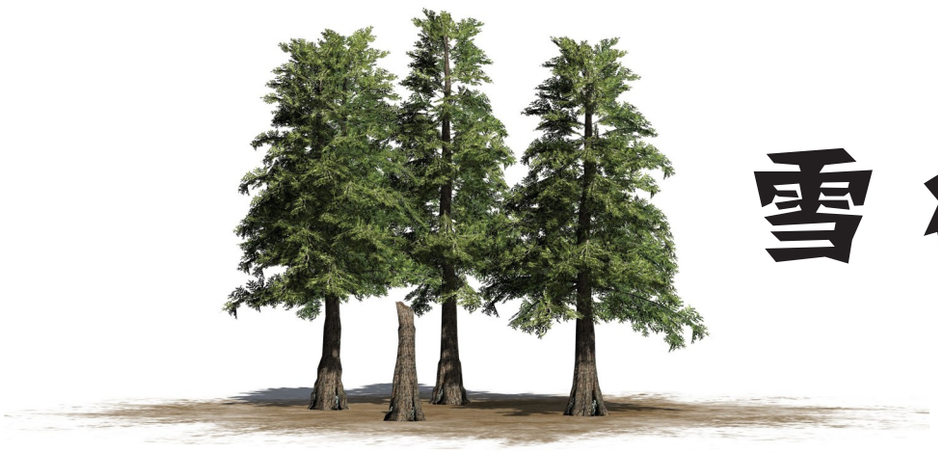

雪松轶事

胡 伟

我们单位坐落在机关大院一角，大院有不少树，等于我们拥有很多树。单位门口左侧有一排银杏树，高挑挑的，不算稀奇。右侧有两棵雪松，排成一条直线，在北方比较稀见。最近的仅仅离大门不过五米远，高的约十米，和四层楼平齐。第二棵高度差不多，相对苗条，但个子和第一棵差不多高。远端等距的是两棵小柏树，长在一起，看上去好像补种出来的。

我把离大门近的雪松叫A，把中间的那棵叫B，把远处的那棵叫C。AB两棵树中间隔着一棵桑树两棵枫树，有点莫名其妙存在着。不知是否为了比高，桑树歪歪扭扭，和雪松长得差不多高。很明显，这是一棵野桑树。这几天，结满的桑果纷纷落在地上，乌黑乌黑的。枫树则低调夹在中间，若有若无的样子，不显山不显水地长着。

现在是六月，阳光一天天热起来。这时，雪松的价值出现了。只见鱼鳞状的树皮不松不紧地包裹着树干，树干又粗又壮，手臂般伸出去的枝条上短松针绿油油的，在树冠上形成一个大大的透气的雨伞。我们喜欢在烈日中朝树下一站，灰喜鹊和其他一些小型鸟喜欢在树上跳跃，鸣叫几声，鸟语很好听，副作用是树下积满了白色的鸟粪。

机关空间有限，把树下开发成新增加出来的停车场，还安装了充电桩。各种车型的主人看中了雪松带来的树荫，纷纷把车停在这个宝地，却没有想到鸟粪问题。隔三岔五，车身落了很多鸟粪。他们也许会想，停车当可以，鸟粪需谨慎。

回到雪松上，仔细看这几棵雪松，就会发现A和B是受伤的，A受伤更为明显，向马路优雅伸出的树枝突然被截断，留下了光秃秃的树枝，让人不忍直视。观察树枝，就会发现不是修剪的截断，而是暴力扯断的。

如何出现这个情况？这得从树的来历说起。据说，刚来北京工作的老林业人为了怀念林区生活，在大院种上了这些身形优美的小雪松。我们办公楼之前的位置，目测这里应该种过雪松。后来，为了盖办公楼，可能移走了几棵。时间长久了，当年建设办公楼的人走了，在楼里办公的人换了几代，后面的人不知道这些往事了。剩下的雪松继续坚守阵地。没承想有一年北京灭煤炉改地下燃气，这就需要施工挖地。正好线路铺设在雪松附近，挖掘机一上场，路边的雪松跟着遭殃。工人赶进度，施工又在一个角落，磕磕碰碰难免，但是让树遭罪却是非常实在的事。一连几个月，雪松的枝条躲无可躲，就被挖掘机给硬生生扯断了。雪松受伤了，大家看在眼里。或许还有人提醒，雪松才没有被挖走。过了很久，才有人把遭殃雪松的伤口处理，雪松的委屈只能等待岁月消化。

有一段时间，雪松特别难看，我都觉得活不过来，整天秃眉臊脸的。好在风对树不错，轻轻吹着；雨对树也不错，滴滴浇灌着。慢慢地，雪松的伤口愈合了，渐渐直起腰，努力着往上长。A新生的枝条萌出新针，几乎把老枝盖住。老枝残生的枝叶也一点点生长起来，旧伤口猛一看已经不明显了。B趁机也进行了修复，只是底子太薄，受了惊吓，长起来哆哆嗦嗦的。

这就是单位雪松的故事，哀伤但还是有点励志。

查词条，雪松是松科雪松属植物。常绿乔木，树冠尖塔形，大枝平展，小枝略下垂。叶针形，长8—60厘米，质硬，灰绿色或银灰色，在长枝上散生，短枝上簇生。10—11月开花。球果翌年成熟，椭圆状卵形，熟时赤褐色。雪松又名喜马拉雅松。喜马拉雅雪松树形挺拔高大，雄伟壮丽，是珍贵的用材树种和世界著名观赏树种，又是亚热带树种，适宜在温暖湿润性气候下生长。中国只有一种喜马拉雅雪松，分布于西藏南部，海拔1300—3300米地带，中国多地有栽培。

照理说，雪松是不爱下山的。但是它喜欢人间，在勤劳人们的帮助下，逐渐来到了长江中下游，甚至来到了我们北方。看着雪松美丽的身影，我荡漾起喜爱之情。但看到它因意外遭了罪，我心里非常难受。

仲夏了，天气越来越热，热不可耐。我却看到单位楼前的雪松绿意幽幽，身残志坚，加上自我修复的健硕外表，让我松了好一大口气。有报载，今年高考期间，某地有一处雪松突然结了两颗大果子，椭圆形，非常可爱。要知道，雪松是很难结果的，经常十年八年不结果。这自然是非常祥瑞的，希望我们这里的雪松祥瑞永伴人间。

走进香妃大峡谷

田万里

这一天是2019年1月12日，也是首届中国峡谷旅游论坛的最后一天，本来打算离开阿克苏，但后来想了一下，既然这么远来了，那就去看看吧。

车到了乌什县香妃大峡谷，人还没有进去，我就感受到了寒风刺骨的冷。我似乎感冒了，但我并没有太在意。

在空旷的大峡谷里，我突然发现了一种奇迹，那就是静，万人空谷的静，蓝天白云亦浸透了这一种静。峡谷内出奇的冷，但我似乎已经忘记了寒冷的存在，思绪一直沉浸在对峡谷的惊叹之中。风冷飕飕的，天气虽说晴朗，但始终感觉不到阳光的一丝温暖。不过，大峡谷的空气，就像新鲜的牛奶一样纯净。

偶尔听得见苍鹰在空中的嘶鸣，抬头望去，却怎么也看不到它们展翅翱翔的英姿。山坡上的鸟儿窃窃私语，有的在蓝天翱翔，有的躲在窝里静悄悄地……空气里不时散发着牛羊、炊烟和青草的气味，呼吸之中让我体会到了乡下老家的味道。河道里堆满石头，就像春天里绽放的鲜花一样，到处都是。有的地方结满厚厚的透明的冰，有的地方冰已经融化。突然，有人在河道里似乎发现了什么，看样子一脸惊喜，十分愉快。

幽深的大峡谷令人肃然起敬，两边都是高高的山峰，层峦叠嶂，起伏不断，一直伸延到远方。河道里除了一些干枝枯叶，还有一种芨芨草，或梭梭草，不畏严寒，青翠欲滴。我沿着河道向峡谷深处走去，就像小河里的水一样向远方流着。大峡谷的蓝天映照在小河的清波里，河里的小鱼来回游动着，我的心似乎在抖动。远处，在蓝天与山峰的交界线上，出现了几间农舍和更宽广的碧流。

沿着大峡谷继续前行，不大一会儿，就来到一户农舍。他们一家人都站在门口，满脸欣喜地迎接不速之客。我发现这里每一户屋顶上面都插着国旗，蓝天下，五星红旗迎风飘扬。马圈里只剩下一些干粪，马儿早已不知去向。代替它们的是摩托车或电动车等。坑坑洼洼的农舍门口，突然一下挤满了笑声，使冷冷清清的农家小院顿时变得热闹起来。主人走上前来嘘寒问暖，或相互之间问这问那，就连土堆上的那只大黑狗，也摇着尾巴竖起了耳朵，想听听他们都说些什么。

感冒又有些加重了，不适的感觉一阵阵袭来。这时有人告诉我，一位地质学博士带着感冒药，可惜她没有带在身上。于是，有人找了一件厚棉袄，让我穿在了身上。沿着峡谷里的小路，人们继续走着，四周依然是石头，周边荒无人烟，我望着这里的峡谷和山峰，默默寻找着圣女香妃伊帕尔汗曾经留下的足迹。在农舍边的草堆上，我感觉到一丝丝香气；在滚滑的石头上，我发现她的足迹；在山顶上，我隐隐约约看到她的影子，在那些山头上来回穿梭……

在返回驻地的路上，天空飘起了雪花。我们在车上饶有兴趣，议论纷纷，就好像发现新大陆似的，感受着大自然巧夺天工的杰作和奇妙。大约一个小时后，车子停在一个村子里。在柯尔克孜族一户人家里，早已准备好香妃草原客家风味餐食。脱鞋进屋入座之后，我们一边吃饭，一边相互交流着有趣的话题。地质学博士与我挨着坐，彼此寒暄了一下，我们的话题又转向了香妃大峡谷……

我很钦佩这位地质学博士，她年纪轻轻，就在红层和丹霞地貌有关方面取得了不少卓越成就。同时，她还兼任着国际地貌学家协会红层和丹霞地貌研究工作组秘书长。谈及此次科考活动，她深有感触地对我说：“在这方面，李四光是我最尊敬的地质学家。”

当然，我们的话题，聊得更多的依然是香妃大峡谷……

回到阿克苏宾馆以后，这位地质学博士给我送来两包感冒冲剂，我很感谢她。于是，我就想到祖国的山山水水，对于新一代地质工作者来说，科考就是他们最富足的工作，就是他们孜孜不倦的追求和探索……

香妃大峡谷是那么富饶，这次科考是那么令人难忘啊！

留住那些醉人的绿色

胡松夏

在那个北方的小县城，绿色已经成为最主要的底色，不管是郁郁葱葱的丛林，还是碧绿宜人的草坪，也不管是清脆的鸟鸣，或是湖面上缓慢前行的船只，每一帧图像都在努力传递着人与自然的和谐。

绕过曲折的堤岸，映入眼帘的便是一碧万顷的湖面，清澈的湖水犹如一面巨大的镜子，映照着辽阔的蓝天与洁白的云朵。湖的中心，是一座约两三百平方米的小岛，因远离堤岸，岛屿与树木被湖水围绕成安逸的驿站，于是，便成了鸟类的天堂。每年的不同季节，都会有不同的鸟类在这里展翅、嬉戏、鸣唱，最常见的有大苍鹭、夜鹭、池鹭、白鹭、琵琶鹭以及牛背鹭。若是在冬天，还会有白天鹅、灰鹤、大雁、赤麻鸭、绿头鸭等十几种鸟类，岛周围还经常伴有黑翅长脚鹬、黑水鸡、黄苇鳽、白骨顶鸡等。尽管出场的时间不同，占据的位置也有主有次，但它们都是这里的主人。

天还没有完全亮起来，空气中还弥漫着露珠的潮润与温湿，偶尔有微弱的风从天边划过，但鸟儿们的鸣叫已经此起彼伏了，有的轻盈欢快，有的激昂沉重，有的似乎是朋友聊天，有的则像诤友对话。我相信，这里是自由和谐的社会，每一只鸟都是快乐的。

炎热难耐的盛夏，湖面泛舟或者长廊漫步都是不错的选择，而我则更倾向于去湖边的长廊，漫步或驻足。试想，烈日当空，在长廊之下倾听鸟的鸣唱时，一阵清新的夏风从湖面吹来，还携带着淡淡的荷香，将会是一种怎样的惬意与舒适？一定会让人释放身体里所有的疲惫。

但是，在几年前，那里却是另一番景象。那时，人工湖尽管已具有一定规模，但湖中却是浑浊而且散发着阵阵臭味的污水，没有鱼虾，没有绿树，也没有碧草，更没有欢快的鸟群，一切都是那样的落寞与不堪。湖边上，偶尔会有路过的行人，很多都是快步走过，就像躲避瘟神般地逃离。即便是寒风凛冽的冬日，人工湖里的水面结成一层厚厚的冰，熏人的臭气会被暂时“封存”，但湖边堆积如山的建筑垃圾也是令人生畏的。没有人愿意在那些堆积的残砖碎石中跋涉，那里似乎成了一片被人遗忘的地方。

其实，那里并没有被遗忘，它生命的转机始终隐藏在岁月的更替中，更隐藏在古老的“天人合一”中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。在中国古老哲学的概念中，这绝不是一句简单的口号，而是蕴含了深邃的哲学底蕴，灿烂的光芒照亮人们的思维，折射着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。

新的发展理念如同和煦的春风，开始催生城市的“蝶变”，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、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和中国式现代化的题中之义等，成为破解发展难题的“金钥匙”。为恢复和保护生态自然环境，政府果断作出决策，坚持以水带绿、以水带园、以水带景，致力打造“湖河生态”水系和“绿色宜居”城市。通过多年的努力，昔日破旧景象已荡然无存，幢幢高楼拔地而起，湖河相通，水城相映，绿树成荫，碧草相连，逐步构建起了“半城碧水满城绿”的和谐景象。

日子依然一天一天地过着，人们也都在日出日落中忙着各自的生活。但我对那座县城的喜欢还是源于那些浓郁的绿色，枝繁叶茂的青绿，碧草连绵的新绿，一碧万顷的深绿，同一色彩的不同色调给人带来了不同的审美感受，同时也带来了视角美学上的流畅起伏。

其实，我们的生活都是瞬息万变的，每一天与每一天，每一个时刻与每一个时刻，都在发生着悄然的变化，不管你留意与否，时光总会偷偷溜走，属于我们的只有努力与奋进。

我想，还是留住天地之间的“绿色”吧，不管城市还是乡村，都有花开，都有鸟鸣，让我们的生活充满源于自然的清新与快乐。

梧桐花开

梁路峰

村前有一棵梧桐树，花开时满树白花，风一吹，花如丝雨纷纷扬扬，飘落在村前的小路上，飘落在小河里，也飘落在人们的心里。

这是一棵百年梧桐，枝繁叶茂，树干粗壮，得两三个人合围才能抱得过来。

梧桐花不像牡丹那样雍容华贵，不像月季那样婀娜多姿，也不像荷花那样出淤泥而不染。它的花形似喇叭，白色的花瓣里露出淡黄色的花蕊，散发出一种淡淡的幽香。

梧桐花的花期很长，从春末一直到夏初，都能看到它的身影。每当夕阳西下，晚霞映红了半边天，那满树的梧桐花就像一朵朵白色的火焰在燃烧，照亮了整个村庄。

小时候，我最喜欢和伙伴们在这棵梧桐树下玩耍。我们捡拾掉落在地上的花朵，编成花环戴在头上，或者串成花链挂在脖子上。我们还会用梧桐花的花瓣做口红，涂在嘴唇上，装作大人的样子。那时的我们，天真无邪，无忧无虑，就像这梧桐花一样纯洁可爱。

高中毕业后，我离开了家乡，去了远方谋生。每年春天，我都会想起那棵梧桐树，想起它盛开的模样，想起它带给我们的欢乐。有一次，我回到家乡，发现那棵梧桐树还在那里，依然枝繁叶茂，依然花开满树。我走到树下，抬头仰望那些白色的花朵，心中涌起一股莫名的感动。岁月沧桑，梧桐花开不败，它见证了我们的成长，也陪伴了我们的记忆。

我常常想，这棵梧桐树为什么能够如此长久地盛开不衰呢？是因为它有着顽强的生命力，还是因为它有着坚定的信念？或许，正是因为它经历了岁月的洗礼和风雨的磨砺，才更加珍惜每一个春天，更加努力地绽放自己的美丽。

屈指数来，我已经离开老家四十多年了，每当春天来临的时候，我总会想起那棵梧桐树。它不仅仅是一棵树，更是一种精神的象征，一种对生命的敬畏和追求。我想，无论我走到哪里，都能像那棵梧桐树一样，坚韧不拔，勇往直前，绽放出属于自己的光彩。

在我离开家乡的岁月里，我曾走过很多地方，见过许多风景，但没有任何一处能像那棵梧桐树一样，它那种坚毅的性格，深深地烙印在我心里。它不仅仅是一棵树，更是我心中的一个梦，一个关于故乡、关于童年、关于成长而美好的梦。

每当夜深人静时，我会想起那棵梧桐树下的欢声笑语，想起那些曾经一起嬉戏玩耍的伙伴们。他们的面孔已经变得模糊，但那份纯真的友谊却永远铭刻在心。我们会为了一个小小的梧桐花而争吵不休，也会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而携手并进。那时的我们，就像那满树的梧桐花一样，充满了生机和活力。

如今，我已步入老年，生活的压力和责任让我变得愈发沉稳和成熟。但我依然会在每个春天里，想起那棵梧桐树。它让我明白，无论生活多么艰难，我们都要像它一样，坚韧地生长，勇敢地绽放。只有这样，我们才能在生活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和价值。

如果那棵梧桐树有灵的话，它一定会很欣慰地看着我们这些曾经在树下玩耍的孩子们长大成人，成家立业。它也会很自豪地看到，它的花朵不仅装点了我们的童年，还一路激励着我们从少年走向中年、走向老年。

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里，很多东西都在快速地变化和消逝。但有些东西却是永恒的，比如那棵梧桐树和它带给我的美好回忆。它就像一颗明珠镶嵌在我的心田里，让我在人生的道路上永远不会迷失方向。

我想，这就是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的原因吧。它们不仅有着优美的文字和深刻的内涵，更有着触动人心的力量和穿越时空的魅力。就像那棵梧桐树一样，它不仅仅是一棵树或一篇散文，更是一种精神的寄托和情感的归宿。

在余生的日子里，无论我走到哪里，我都会带着这份对梧桐树的思念和感激之情。我会用它来激励自己不断年轻、不断追求更高的境界。我也会用它来提醒自己要珍惜每一个当下、感恩每一次遇见的人和事。因为，在我心中，那棵梧桐树永远盛开着，永远美丽着。它是我生命中一道最亮丽的风景，也是我心灵深处最温暖的一个角落。

在这个充满变数和挑战的世界里，让我们都像那棵梧桐树一样，坚韧不拔地生长、勇往直前地绽放。让我们的生命之树开出属于自己的花朵，绽放出属于自己的光彩！

商洛山

（总第2603期）

刊头摄影 石祥民